



六五



四書實錄引



寶鑑一書具訓蒙士作

以音旨操大意也次之以節解

句之註釋開霧心也次之以發明

因題闡事通文理也次之以直

意示標的也次之以結破則首

尾可自以矣是固蒙士之書鑑也



曰寶貴長重其事如是固

為師宜松先生凡人之功也

先生之文獻世家精于業以書為

云

丙辰年冬至之吉

甲午進士寧凌門生劉一鵬頓首

持書于松高魚亭

新刊啟蒙分章句解四書寶鑑大學卷之一

莆田寒松 陳文珙 編集

○大學

章旨 大學之道二節統論綱領旨趣物有本末節總結其意

其被 聖經總論大學之綱而示人知所

節解 大學之道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大人猶言成人年

明德 明德則不明明矣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

則大學之體以立矣在新民 德既明而不新其民則

明德使他人亦有用以革其舊染之污以復其固有之

至善 明德新民各有所事理當然之極所謂至善也大學之道

亦可發明 性出於天其初無有不善而不能不雜於人德成

善至



於人於性本無所加而不能不由於學故人生而蒙小學  
養之矣由是而進之大學焉者以其有彌綸天地之功有左  
右斯民之責其任大故其道亦大矣而果安在哉蓋學以立  
體為真體之不立學斯廢矣大學之道一在明明德焉明  
而曰明則其領惡全好存皆以復其初者蓋不容於已也  
以達用為能用之不達學斯偏矣大學之道一在於新民焉  
民而曰新則其釋回增美鼓舞以作其戩者自有不可緩也  
然天德有自然之中玉道有大成之化至善之謂也  
是苟焉爾矣蓋必於明德也懋昭而協于克一於新民也  
變而升于大猷所以盡性命之理而參天地之大者無所  
用其極可也則**主意**之首即大學就大人所學言之非天子  
所謂大學之道也**王意**之地也道字就方法言下三句正是  
也明德新民不可用格致脩齊等意恐碍下條目也止至善  
只是上明德新民不可用格致脩齊等意恐碍下條目也止至善  
謂至善也三綱領者如綱之有綱綱舉則目張也如裘之有  
領領挈則裘順也八條目是明德新民止至善中事故曰綱  
**結**即心見性可謂明明德矣吁弗氏之學也其失也空刑  
然治歸無極可謂止于至善矣乎吁若氏之學也其失也誣  
空也薄也誣也吾不知究大學之道何如也雖然善反之則  
匪佛匪老不申不韓於大**破**天之學一條聖學之術在體用合  
學之綱領也思過半矣

學物也而盡性也。在止一句無所不用其極大學  
之道在是矣。在明明三句合休用而會其全大學道也  
**節解**知止而后有定。止者即上之至善人知至善之  
能靜。志既定也。然後心之所存無眾。靜而后能安。心既靜矣  
處之無所擇而能安矣。只是道心以安而后能慮。心既安  
為主人心德命或順或逆無所動搖。安而后能慮。心既安  
物之來吾心從容應之有所慮而后能得。心既能慮然後能  
揆度處事得其精詳者矣。所慮而后能得。心既能慮然後能  
幾語明德也。則得乎明德之至善語新民也。發明夫明德新  
則得乎新民之至善也。吾得而止之也。何如。發明夫明德新  
至善矣。然善吾善也。吾得而止之也。何如。發明夫明德新  
至也。故必擴吾靈之天而獨處洞然。達夫事理之極而毫  
髮不差。其知至善之所在矣。夫然後志趣專而不疑於所性  
趨向正而不昧於所從立。不易方天下之有恒在我矣。不  
定乎惟定也。斯主于一而弗二。以二純乎天而不參於人。寂  
然不動。天下之至虛者在我矣。不能靜乎惟靜也。斯素其位  
而不願乎外安乎上。而不去其仁。無入不得。天下之至裕者  
在我矣。不能安乎惟安也。斯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極參伍以  
盡其變化。極深研幾。天下之至精者在我矣。不能慮乎惟慮也。

則知一。天下之動吾所有者。吾得而止之。神妙萬物之感心



所獨得者心得而全之執極而不變也主意此即是明德新  
用極而不離也至善不於是而有得乎主意此即是明德新  
善自知止造能得之由非至善之外而別有所謂由也知字  
重看頭后字重下四后字輕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處又  
是臨時研審工夫知止作一截看下定靜安慮得作一截看  
蓋定辭安慮是推言所以然之故次第不其相遠俱就心言  
慮雖曰處事所以處之者亦心也知止字與結抑學之道  
首在止止字不同上就工夫言此就實理言也結抑學之道  
之也有一不容紊之序有不容已之功安於小成者自盡而  
成裂者無序或作或輟者無功自盡者不足道也獨怪夫以  
至善為期者亂而序缺而功也序亂則無漸功訣則無成破  
其於知止之學定靜安慮之節漫不知省也又奚得之云破  
知止一節大學論止至善必先明諸心而因有以得之也  
知止一節見道分明則用志不察矣定而三句聖經推止  
至善必第心學相因之妙焉定而一句志之一也而心則  
得所主矣。靜而一句心一而處自裕者止至善之學也。  
定而二句大學推得止至善之故而類以貞固之義為言焉  
。安而一句君子所處之裕則固有以止矣。在止二句所  
而一句惟不謬於所應則有以得其止矣。在止二句所  
貴乎大人者在精其所學而已矣。在止二句所  
聖經揭大學而有其道必不所以造之之由。

節解物有本末

明德新民之謂道也。此明事有終始。始能得  
為終。知所先後。新民為本。明德為末。知止為始。在止為終。當先  
矣。道者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所先後。則進為發明  
今合而觀之。蓋明德者我日明之之謂也。新民者使民明之  
之謂也。是之謂兩物也。物焉而一。若可並進而不停者。然不  
有以立之。孰從而行之。明德以其基其然。新民以達其用。其序  
蓋自然而不可紊者。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者未得而求之。  
謂也能得者已求而得之。謂也是之謂。一事也。事焉而一。  
若可躡等而躡。至矣。然不有以開之。孰從而成之。故知以  
始乎大學。有自然之序。如此入大學者。誠知其為本為始。而  
先之。知其為末為終。而後之。則等級不紊。而進為有方。庶幾  
德可明。而民可新也。善可知。而止可得也。抑矣。至於去道而  
遠。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耶。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下之道。真非事物也。知其端則行。可至。故君子之學。道為的  
而智為入門。先其知也。入為近焉。馴其近也。底於極焉。立其  
始。富有之盛。德收其終。日新之事業。植其本。天德之聖神。裕  
其末。王道之極。功我與道俱。道與我一。始終本末先後。一以

節解物有本末

明德新民之謂道也。此明事有終始。始能得  
為終。知所先後。新民為本。明德為末。知止為始。在止為終。當先  
矣。道者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所先後。則進為發明  
今合而觀之。蓋明德者我日明之之謂也。新民者使民明之  
之謂也。是之謂兩物也。物焉而一。若可並進而不停者。然不  
有以立之。孰從而行之。明德以其基其然。新民以達其用。其序  
蓋自然而不可紊者。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者未得而求之。  
謂也能得者已求而得之。謂也是之謂。一事也。事焉而一。  
若可躡等而躡。至矣。然不有以開之。孰從而成之。故知以  
始乎大學。有自然之序。如此入大學者。誠知其為本為始。而  
先之。知其為末為終。而後之。則等級不紊。而進為有方。庶幾  
德可明。而民可新也。善可知。而止可得也。抑矣。至於去道而  
遠。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耶。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下之道。真非事物也。知其端則行。可至。故君子之學。道為的  
而智為入門。先其知也。入為近焉。馴其近也。底於極焉。立其  
始。富有之盛。德收其終。日新之事業。植其本。天德之聖神。裕  
其末。王道之極。功我與道俱。道與我一。始終本末先後。一以

節解物有本末

明德新民之謂道也。此明事有終始。始能得  
為終。知所先後。新民為本。明德為末。知止為始。在止為終。當先  
矣。道者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所先後。則進為發明  
今合而觀之。蓋明德者我日明之之謂也。新民者使民明之  
之謂也。是之謂兩物也。物焉而一。若可並進而不停者。然不  
有以立之。孰從而行之。明德以其基其然。新民以達其用。其序  
蓋自然而不可紊者。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者未得而求之。  
謂也能得者已求而得之。謂也是之謂。一事也。事焉而一。  
若可躡等而躡。至矣。然不有以開之。孰從而成之。故知以  
始乎大學。有自然之序。如此入大學者。誠知其為本為始。而  
先之。知其為末為終。而後之。則等級不紊。而進為有方。庶幾  
德可明。而民可新也。善可知。而止可得也。抑矣。至於去道而  
遠。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耶。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下之道。真非事物也。知其端則行。可至。故君子之學。道為的  
而智為入門。先其知也。入為近焉。馴其近也。底於極焉。立其  
始。富有之盛。德收其終。日新之事業。植其本。天德之聖神。裕  
其末。王道之極。功我與道俱。道與我一。始終本末先後。一以

節解物有本末

明德新民之謂道也。此明事有終始。始能得  
為終。知所先後。新民為本。明德為末。知止為始。在止為終。當先  
矣。道者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所先後。則進為發明  
今合而觀之。蓋明德者我日明之之謂也。新民者使民明之  
之謂也。是之謂兩物也。物焉而一。若可並進而不停者。然不  
有以立之。孰從而行之。明德以其基其然。新民以達其用。其序  
蓋自然而不可紊者。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者未得而求之。  
謂也能得者已求而得之。謂也是之謂。一事也。事焉而一。  
若可躡等而躡。至矣。然不有以開之。孰從而成之。故知以  
始乎大學。有自然之序。如此入大學者。誠知其為本為始。而  
先之。知其為末為終。而後之。則等級不紊。而進為有方。庶幾  
德可明。而民可新也。善可知。而止可得也。抑矣。至於去道而  
遠。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耶。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下之道。真非事物也。知其端則行。可至。故君子之學。道為的  
而智為入門。先其知也。入為近焉。馴其近也。底於極焉。立其  
始。富有之盛。德收其終。日新之事業。植其本。天德之聖神。裕  
其末。王道之極。功我與道俱。道與我一。始終本末先後。一以

節解物有本末

明德新民之謂道也。此明事有終始。始能得  
為終。知所先後。新民為本。明德為末。知止為始。在止為終。當先  
矣。道者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所先後。則進為發明  
今合而觀之。蓋明德者我日明之之謂也。新民者使民明之  
之謂也。是之謂兩物也。物焉而一。若可並進而不停者。然不  
有以立之。孰從而行之。明德以其基其然。新民以達其用。其序  
蓋自然而不可紊者。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者未得而求之。  
謂也能得者已求而得之。謂也是之謂。一事也。事焉而一。  
若可躡等而躡。至矣。然不有以開之。孰從而成之。故知以  
始乎大學。有自然之序。如此入大學者。誠知其為本為始。而  
先之。知其為末為終。而後之。則等級不紊。而進為有方。庶幾  
德可明。而民可新也。善可知。而止可得也。抑矣。至於去道而  
遠。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耶。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下之道。真非事物也。知其端則行。可至。故君子之學。道為的  
而智為入門。先其知也。入為近焉。馴其近也。底於極焉。立其  
始。富有之盛。德收其終。日新之事業。植其本。天德之聖神。裕  
其末。王道之極。功我與道俱。道與我一。始終本末先後。一以

節解物有本末

明德新民之謂道也。此明事有終始。始能得  
為終。知所先後。新民為本。明德為末。知止為始。在止為終。當先  
矣。道者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所先後。則進為發明  
今合而觀之。蓋明德者我日明之之謂也。新民者使民明之  
之謂也。是之謂兩物也。物焉而一。若可並進而不停者。然不  
有以立之。孰從而行之。明德以其基其然。新民以達其用。其序  
蓋自然而不可紊者。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者未得而求之。  
謂也能得者已求而得之。謂也是之謂。一事也。事焉而一。  
若可躡等而躡。至矣。然不有以開之。孰從而成之。故知以  
始乎大學。有自然之序。如此入大學者。誠知其為本為始。而  
先之。知其為末為終。而後之。則等級不紊。而進為有方。庶幾  
德可明。而民可新也。善可知。而止可得也。抑矣。至於去道而  
遠。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耶。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下之道。真非事物也。知其端則行。可至。故君子之學。道為的  
而智為入門。先其知也。入為近焉。馴其近也。底於極焉。立其  
始。富有之盛。德收其終。日新之事業。植其本。天德之聖神。裕  
其末。王道之極。功我與道俱。道與我一。始終本末先後。一以

節解物有本末

明德新民之謂道也。此明事有終始。始能得  
為終。知所先後。新民為本。明德為末。知止為始。在止為終。當先  
矣。道者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也。能知所先後。則進為發明  
今合而觀之。蓋明德者我日明之之謂也。新民者使民明之  
之謂也。是之謂兩物也。物焉而一。若可並進而不停者。然不  
有以立之。孰從而行之。明德以其基其然。新民以達其用。其序  
蓋自然而不可紊者。非物有本末乎。知止者未得而求之。  
謂也能得者已求而得之。謂也是之謂。一事也。事焉而一。  
若可躡等而躡。至矣。然不有以開之。孰從而成之。故知以  
始乎大學。有自然之序。如此入大學者。誠知其為本為始。而  
先之。知其為末為終。而後之。則等級不紊。而進為有方。庶幾  
德可明。而民可新也。善可知。而止可得也。抑矣。至於去道而  
遠。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耶。主意此節重知序上。知中有行。意近道即結。天下之事。物  
下之道。真非事物也。知其端則行。可至。故君子之學。道為的  
而智為入門。先其知也。入為近焉。馴其近也。底於極焉。立其  
始。富有之盛。德收其終。日新之事業。植其本。天德之聖神。裕  
其末。王道之極。功我與道俱。道與我一。始終本末先後。一以



賈之破物有一條大學有定序而知序者可與幾矣。物有者矣。破二句聖經結言大學之道而各有自然之序焉。知所二句學而知序道可幾矣。大學合此聖經論大學之道而必示人以入道之方焉。

節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古之人欲明己之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是天下之平也。然天下之本在國必先治其國立標準胥教誨使百姓昭明足為天下之儀。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國之本在家欲治國者必先正其身。欲齊其家者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誠則心為所累故正心誠意者先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誠其意亦不可得而誠矣。誠必先推極其知識使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無不盡則意可誠矣。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者必在乎格天下之物使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則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身者身之主也。欲脩其

身者必先正其心。心者心之發也。意有不

以直內不為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則心為所累故正心誠意者先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誠其意亦不可得而誠矣。誠必先推極其知識使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無不盡則意可誠矣。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者必在乎格天下之物使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則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誠意者先致其知。誠其意亦不可得而誠矣。誠必先推極其知識使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無不盡則意可誠矣。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者必在乎格天下之物使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則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無不盡則意可誠矣。致知在格物。天下之物莫不有至理。致知者必在乎格天下之物使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則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致知者必在乎格天下之物使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是則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是則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格致誠正修身明明德之事本也。

致知在格物

發明

主意

此節新民亦是明德中事到新民明德之事方盡明明

兼化之誠意是立心為人之始人必立心不做好人全粹是



私意則日用耐酢皆從私意發出更何理會正心故正心必誠意學莫先於致知不過即物之理而求之求物之理不過求之心耳不曰致知在窮理而曰在格物者理字虛不若物字實而有據也  
學之條目彰矣○古之止其意聖經言聖道而推本於誠所以示聖學之要也○古之止其身聖經論古人新民之化有漸而有本也○欲治四句聖經第條目必言圖治在於善則而原於端本也○欲治二句聖經第家國新民之序欲人知所循也○欲齊二句即家教之行自古人端本之學見矣○欲脩二句古人之學必始於其內焉○欲脩止格物聖經於明明德之事必列其目而各著其要焉○欲脩四句觀古人自脩之學急先務而已矣○欲正二句善事心者存乎介大學循序之功也○欲誠三句聖經推誠意之由不外乎盡心之性而已○欲知一句良知者廓於學者也○知所台  
○物有合下二聖經昭知序以入道而必詳其序之條目也  
**節鮮物格而后知至**理之在物者既有以格之則吾之知至而后意誠能一無不盡則心之所發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則物不能陷可一於理可得而實矣意誠而后心正心之本非得而不能陷可**心正而后身修**心既正則身之所處不身修而

**后家齊**

身既脩則一家之人有所取法自治孝弟成風慈國治而后天下平

取法自治孝弟成風慈國治而后天下平  
國既治自然教化

其長而天下豈有不平乎發明具而物有所格吾見其心誠焉而己矣誠能於散見之理有以詣其極而無餘則良知之

天自有以盡其量而無欠然知或末至則意不免於妄夫夫

佳知之至也而后真偽善惡之辨明其所以終始無不實焉者

意或未識則心不免於偏矣夫惟意之誠也而后後歸虛動直

之誠立其所有殆無不正焉者不正其心固無望其身之脩

也中既有主則素履無咎而自有惠德之吉矣不格其身固

無望其家之齊也本既克端則彛維收叙而自有教成之美

矣家齊則國可治而律動化之機一蓋親睦所以立昭明  
之也本也治則天下可平而篤近舉遠之道月蓋平章所以  
效協和之原也是則脩身以上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  
皆得所止之序也所謂綱領之條目者如此**主意**此節覆言  
人當如是也之謂也物格而后知至此而後字無等級輕  
了與下而后字不同註中脩破意所以示入道之序也○致  
身以上等句總承在此節尾破意所以示入道之序也○致



知二句聖經詳內外合一之學示人知止之方也。物格止  
身脩聖經覆言明德之條目必先知所止而后得所止也。  
物格一句理明而心盡大學之序也。知至一句心體之明  
盡則自無欺矣。知止二句聖經言明誠所至之功所以發  
古人知序之序也。意識二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序不  
可亂也。意識一句聖經覆言心之所以正者其示人之意  
切矣。心正一句大孝覆言明德之事內善而外斯善矣。  
欲誠止意誠天孝論明善自脩之有序而必復其意焉。欲  
脩止身脩條目於明德之事其功序而詳焉。心正止下平  
能直內而方外則可篤近而舉遠矣。身脩二句大孝之教  
本端而化漸成焉。象齊二句化行於至近斯漸遠於遠  
矣。國治一句惟幾內成其化斯海內成其化。舌之二句  
聖人於古人為孝之次第詳言之而覆言之也。  
知所合下二聖經結入道有序而必詳明其意焉。  
**節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一切皆要格物致知以格脩身之端誠意正心以破脩身  
之實天下國家不過與此以推之何者不以脩身為本乎  
此節於八條月之發明事於此者夫豈徒然而用其功其  
揭脩身以結之發明事於此者夫豈徒然而用其功其  
賤極之矣然無盡藏者人而家而國而天下其責同也齊之治

之平之其心同也所以塞其責以副其心者將無同乎亦皆  
以脩身為本焉爾格致以啟其端也誠正以致其實也其  
以執簡而御煩者要之天子無身外之孝天下無身外之  
庶人猶天子也此而家而國**主意**在此節以至字包公卿大夫士  
而天下皆舉此而措之耳**主意**在此節以至字包公卿大夫士  
謂也勿作為天下國家之本故天**破**有天一條聖經統論大  
下國家則補在尾以起下文去**破**有天一條聖經統論大  
孝止為本聖經統論綱領而示人當循其序細論條目而示  
人當立其本。物格止為本大孝於條目覆其序也至詳給  
其意也至約。舌之止為本經文推大孝之序而覆言其意  
必指大孝之要  
以總結其意

**節鮮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本謂身也其身不脩而欲致其

**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苟不能親親長長以齊

欲國治天下平**發明**以是規之則是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

豈有是理也哉**發明**以是規之則是以身對家國天下而言  
矣不能之其身如正人何而能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無是  
理也蓋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家在所厚而國與天下在所



薄也夫苟不能修身以齊家則九族乃離推之而不準而能  
因治天下平者未之有也故曰皆以修身為本是則修身之  
功而其序不可亂又如此然則因綱領之大而盡條目之  
此功重條目之序而會網領之全則孝之能事畢矣 **主意**  
家之作兩平結似無味 **破** 其本一條傳者結言君子不可  
本之陪而能推恩所以揭新民之有要也。其所三句大孝斷言真  
恩必不能推恩所以揭新民之有要也。自天子一合聖經  
言修身所當先焉

**右經一章** 聖人之言謂之經自大孝 **蓋孔子之言** 蓋疑

孔子之 **而曾子述之** 曾參獨得其 **其傳十章** 謂之傳即

右傳之首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則是曾子之

至十章是也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意而曾子之

門人以記之也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意而曾子之

章引曾子曰可見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意而曾子之

**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 今因程子所定之編而更孔子

**別為序次如左** 右者前也左後也分

血氣

**章首** 自所得乎天虛靈不昧言則曰明明且具眾理應萬事

首一克明与未克明皆無工夫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自明其明 **破** 傳者皆三卷之卒皆

**節解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篇名言文上能明其德也而

致其克之之功亦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篇名顧

如文王之明可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篇名顧

之在日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言明命即明德也 **帝與曰**

常目在此必式而存之動而察之無時而不明也 **帝與曰**

**克明峻德** 如次明即堯典書篇名言帝堯能明乎峻大之德

華之皆自明也 **此結上文三引書言雖不同而發明一章之**

明上德且夫立教者必稽於古善學者必法於聖經文明上

明德之言不顯然之敬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言日新

德不巳之功也 **帝與曰克明峻德則欽明** 本然之體而允

恭妙自然之用者也 **夫三書不同而其言一也** 三書之言不

同而自明之旨一也 **其曰德也者秉之彛也** 命也者降之衷



也峻德也者体之全也皆心之神明也而懋昭之為功一而  
也矣皆性之本然也而不显之為學同而已矣夫聖人所由  
也一理則得於天者昭然而未嘗息三聖相授守一道則  
於已者洞然而無所累可見性之原也異形而同賦功之  
也殊途而同歸等者因其所發破正焉。顧謂一句商王日  
而遂明之則亦聖人而已矣。康誥三合傳者三引  
寓乎理者是謂明明德也。克明合下。大序兩引書有能  
明已之所得者有常存天之所賦者。康誥三合傳者三引  
至而釋明德所以無非及已之性而已。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章首釋新民而必先言自新者不自新无以為新民之本也  
宜分折方見無間斷作新民字雖是商民此處只宜泛泛  
講自新新民之極上字只就其德以及於民上見之曰  
命維新者是驗其自新新民之極也非是以受命為極也故  
下無所不用其極極字亦只就其德以及於民上發揮  
不必講求如文王之新天命然後已句蓋此君子破大序釋  
泛就大序之君子言亦安能一一可以受天命乎破大序釋  
勉人以求至焉。

### 盤銘

節解湯之盤銘曰盤沐浴之器也洗面曰沐浴身曰浴湯以  
垢故銘其盤上曰新苟日新以洗條其舊能一日之新有日  
三句刻在盤上也。

日新又日新日新之不可間斷也。此節言自新之事。康  
誥曰作新民康誥周書篇名言民德本新物欲汚之武王告  
也。此節言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大雅文王之篇言  
自新之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大雅文王之篇言  
為諸侯其國雖舊至文王能新其德民德亦新是故君子無  
而始受天命也。此節以見自新新民之極。

所不用其極之極字就是至善此承上文而因以勉人之意結  
當求止於發明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且夫新民之義不本於  
是日新又日新之所謂新民者何耶彼湯之盤銘有曰苟日新  
王日新又日新者蓋知至至之知終上之緝熙之不巳也自  
昭明德而新民之鼓舞之有術也百姓昭明而新民者蓋時而  
賜之格則承之鼓舞之有術也百姓昭明而新民者蓋時而  
而猶未也文王之詩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又豈可以  
易致哉蓋天人有相與之幾而上下有相感之妙必自新而

###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且夫新民之義不本於  
是日新又日新之所謂新民者何耶彼湯之盤銘有曰苟日新  
王日新又日新者蓋知至至之知終上之緝熙之不巳也自  
昭明德而新民之鼓舞之有術也百姓昭明而新民者蓋時而  
賜之格則承之鼓舞之有術也百姓昭明而新民者蓋時而  
而猶未也文王之詩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又豈可以  
易致哉蓋天人有相與之幾而上下有相感之妙必自新而

易致哉蓋天人有相與之幾而上下有相感之妙必自新而  
賜之格則承之鼓舞之有術也百姓昭明而新民者蓋時而  
而猶未也文王之詩有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又豈可以  
易致哉蓋天人有相與之幾而上下有相感之妙必自新而



新民或民新而命亦新矣是故新民君子者本立以自新也則曰自新弗至猶弗新也德之病也必始終典學務成夫日新之盛德其惟已以新也則曰新民未至猶未新也李之其如文王者太效雖不必其皆同成大業去其不如文王者就焉此固天理之極致也李問之全功也而新民之能事畢矣結時義大矣哉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君子欲造其極亦惟王敬以立其體矣故曰君子脩之吉也以其察其我則極之在聖人亦在乎我矣故曰君子脩之吉破舊日三句觀聖君自強不息之功而新民之本植矣○作合傳者釋新民稽諸古以要其極焉○周雖二句侯國雖仍乎始對而天命實始其所受矣○是故一句君子之學合其性之分而已矣

###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章旨 邦歲三節是終言止至善之理下是明言止至善之實散看來首節言物各有所止物字暗指明德新民言二節言人當知所止三節示人以止至善之則就包明德新民民在其中也四節是明德止至善未節是新民止至善也破

傳者歷引詩而申之所以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也

節解詩云邦畿千里此西南北相距有千里之廣惟民所

止是民所止之處以見明德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此小

止新民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此小

止孔子說詩之詞以為此鳥於其倦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豈

止飛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豈

止人為萬物之靈於當止之地情然而不知反發明此傳之三

止不如鳥乎○此節明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發明此傳之三

止至善且夫大孝之道固貴於辨用之無全而尤必以至善為

止標的經文所謂止至善之義何如蓋止貴有定在也無在則

止蕩而所趨以惑吾讀玄鳥之詩有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蓋

止大勢有以萃天下之渙皇極有以貞天下之一民之趨在是

止所止亦在是也然即此而觀至善者明新之所必期以此也

止有止而必明諸心者其幾味上則未見其能至也嘗有感於

止緡蠻之詩曰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夫子笑曰於止知其所以

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蓋鳥且知安危之幾而人反失是非之

止明誠弗如鳥也誠有作於人也近主意惟民所止者以政教

止取諸物則知止之幾其顯然矣主意惟民所止者以政教



子以士願立朝等句入似無味引

縉亦詩及孔子說詩俱泛說為是

明人當知所止。和哉二句博者引言民有所止以復引言以

當止也。縉蚤一條聖人因感而發知止之道重以概夫人

也。於止二句聖人即物之明以啓人之蔽所以教天下之

機也。可以一句聖人即人之不如為者而激人之知止也

節解詩云穆穆文王。穆之言其德容深遠無淺露迫於緝熙

敬止。於是詩人崇美文王之德容深遠無淺露迫於緝熙

見穆為人君止於仁。君者君之所當止也。文王為人所當

止於敬。臣篤恭匪躬所止則在於孝焉。為人父止於慈。慈者父之所當

止則在於慈焉。與國人交止於信。信者交之所當止也。文王為人所當

止則在於信焉。五句以見聖人所止無發。發明不知止而

非至善勉人欲知所止者。可知止之所在乎。發明不知止而

古者其則亂。則未見其能終也。嘗有考於文王之詩曰。維

止則在於慈焉。與國人交止於信。信者交之所當止也。文王為人所當

止則在於信焉。五句以見聖人所止無發。發明不知止而

非至善勉人欲知所止者。可知止之所在乎。發明不知止而

古者其則亂。則未見其能終也。嘗有考於文王之詩曰。維

止則在於慈焉。與國人交止於信。信者交之所當止也。文王為人所當

止則在於信焉。五句以見聖人所止無發。發明不知止而

非至善勉人欲知所止者。可知止之所在乎。發明不知止而

古者其則亂。則未見其能終也。嘗有考於文王之詩曰。維

止則在於慈焉。與國人交止於信。信者交之所當止也。文王為人所當

至善

其所以止之。人者言之方。其為人君也。則止於仁。為人臣也。則

止於敬。仁敬曰止。則潤之。以膏澤鼓之。以刑威莫非統天下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之元德。陳善以閉邪。象唯而不然。莫非立之。皆共我。臣



矣。與國一向下交不續止至善也。○經蠻二合傳者引言

當知所止必引聖人之止以示則也。○邦歲止敬止傳者釋

邦歲三合傳者三引言以釋止之義示人所歸也。

節解詩云善者何如故引淇澳之詩以見明德新止於至

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淇水之竹天下之有名者瞻彼淇水之

公之德與者借有斐君子以至此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也如切如磋以錫錫焉切以成其形質磋以使其滑澤骨角

之器如琢如磨其初如治玉石之人既琢之以鏈鑿而又磨

而宣著又且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諠兮喧兮喧兮不惟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此下解釋詩人之義言詩之所謂如切

功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此致知之事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詩之所謂如琢如磨者非為玉石論也言有斐君子皆察之

克治之如琢如磨而所以自脩之功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

力行瑟兮惴兮者惴也詩之所言瑟兮惴兮者蓋言君子

然而戰懼也德之赫兮喧兮者威儀也詩之所言赫兮喧兮

之儼然或可畏義可像昭然而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

宣著也容之盛於外也何如詩之所言君子不可諠兮者蓋言君

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之所言君子不可諠兮者蓋言君

斯民同此秉彝者莫不與高山仰止之思懷之發明以明德

至善



下者自與知止之懷一家慕之而不忘也一國慕之而不忘也天下慕之而不忘也秉彜好德之情蓋有慕於東而不慕也者私媚云乎執由是現之則主意詩只此言勿就武公身明明德之止於至善可見矣所以得之由也切蹇是理子向慄威儀之敬道學自脩則所以得之由也切蹇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這私欲磨刮得十分盡道卒就知上自脩就行上求之方也向慄威儀上是表下是裏是得之之驗也盛德至善勿中不能忘就當時民言蓋有秉彜好德之心者故慕其有德也曰道卒者考德以造其理曰而不能忘也勿作後世之民也曰道卒者考德以履其事其明德之大方乎曰向慄者蓄德預養乎內也曰威儀者章德利用乎外也其明德之大驗乎曰盛德至善者德日新也曰民不能忘者業富有也其明德之大效乎是故求其方矣其驗成其效則知行無勉心身純矣表裏協一內外忘矣感應俱妙神化見矣夫是破極也○如切四句觀治物之詩而知君之謂明德之極也破極也○如切四句觀治物之詩而知君子知行之率所當精也○如切止忘也傳者即詩言而次第釋之無非明明德之止其所也○如切二句傳者釋詩詞以見君子盡致知之功也○如我二句傳者著止至善之由必釋詩以見君子力行之至焉○如我二句傳者釋詩言君子內外合一之學以見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我二句君子有居敬之率傳之所以釋詩也○我二句大率引詩言君子

子外之著者乃其中之盛也○道盛二句傳者釋詩言君子心率之精而其感人也深矣○我二句傳者既引聖人安所止而申其意復引君子求所止而著其驗

新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此又引周頌烈文之詩先嘆息而使人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此又解之蓋言後賢君子賢忘哉一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前賢之賢識其大識其小從先進學周禮仰其德業之盛也後王君子親前王小人樂其親之親觀文王耿光揚武王大烈思其覆育之恩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小人謂後民也立綱陳紀使人各安其分此王則樂分田制里各有定業此前王之利也此以沒世不忘小人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以利前王之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夫賢上親上是能使君子得其利也此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一發明以新民之止於至善言節可見新民之止於至善也

發明之周頌烈文之詩曰於戲前王不忘夫前王何以能使民之不忘耶亦曰新民之至馬耳蓋天下後世有君子焉君子有君子之德也文武者宣重華以立一代之人極受不基以貽全盛之多方使夫後之為君子者賢其賢也耿光大烈之率由親其親也

新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此又引周頌烈文之詩先嘆息而使人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此又解之蓋言後賢君子賢忘哉一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前賢之賢識其大識其小從先進學周禮仰其德業之盛也後王君子親前王小人樂其親之親觀文王耿光揚武王大烈思其覆育之恩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小人謂後民也立綱陳紀使人各安其分此王則樂分田制里各有定業此前王之利也此以沒世不忘小人則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以利前王之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夫賢上親上是能使君子得其利也此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一發明以新民之止於至善言節可見新民之止於至善也

發明之周頌烈文之詩曰於戲前王不忘夫前王何以能使民之不忘耶亦曰新民之至馬耳蓋天下後世有君子焉君子有君子之德也文武者宣重華以立一代之人極受不基以貽全盛之多方使夫後之為君子者賢其賢也耿光大烈之率由親其親也



之攸賴是賢賢親之君子得其所矣天下後世有小人焉小人  
以為斯民之定業使夫後之為小人者樂其樂也應歸於如  
天矣夫然則前王之於民施澤之也久而民於前王思慕之  
也深是以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又焉得而忘之哉由是觀  
之則新民之止於至善可見矣夫惟明德新民之止於  
至善則大宰之能事畢矣為大人者不可不知所務哉  
後賢是後世之賢者後王是自家子孫賢也中重取法意就  
德上言親也中就繼序上言不忘就後世之民休其澤思慕  
不忘言註中前王所以新民者二句是引起一層意使天  
下後世仁正是君子二句而人人字指君子小人而言  
於戲一條傳者引言前王澤傳而化深以見新民之的也  
民之止不忘傳者釋止至善有釋詩以見德感於當時者有  
引詩以見澤波於後世者○君子二句前王新民之餘澤無  
一夫之不獲也○君子一句聖澤遠波而世為天下慕焉以  
見新民之極也○亦人一句率天下而無不被其澤者聖人  
新民之功弘矣○此以一句即後世思先王之澤以見先王  
感人之心之至也○稷也○至末傳者釋至善既總言所止之明  
復兩言所止之序○邦幾全章傳者歷引詩而申之所以  
明德新民之  
止至善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節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民有是非所謂訟也聽訟是辨其  
是非決其曲直如此我雖未可以  
過人尚可以及人人必也使無訟乎必也使民是非者自是非  
能之我亦能之也  
乃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是傳者申孔子之言也情實也  
實焉無情者不辭虛誕之辭也言訟者之人無實  
大畏民志蓋我之明德  
既明意以誠  
而心以正矣雖無心於畏民而民之得  
於觀感者自然服無訟之可聽也  
此謂知本觀孔子使  
言是知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未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  
之明本也已德既明自德自新可見明德為本在所當先新  
民為末在所當後故發明此傳之四章釋本未經文所謂物  
結之曰此謂知本焉  
訟爭心為之也是故聽訟也者辨之也理其爭之心也吾亦  
由夫人焉耳使民無訟也者化之也息其爭之心也吾必以  
是而為貴乎夫謂之無訟是聖人能無實之人而去偽者  
誠不敢盡其虛誕之詞而將言不昌矣蓋由其德無不明有  
以燭天下之奸故民自畏其情之不可掩不待刑而攝也明  
無不誠有以格天下之愚故民自畏其理之不可犯不待威



而震也是則即夫子使民無訟之言而求其立言之意蓋欲  
執此之謂知本與其施之也不停操約以及廣而其行之也不  
拂此之謂知本與夫知明德為本而在所當先則其意也  
知新民為末而在所當後矣知所先後不近道乎  
語不同論語以格致無訟分本末此以明德新民為本末故  
聽訟一句輕只重必也使無訟句無情者二句申上無訟二  
字大畏一句申上一使字無訟者民德新也使者已德明也  
註中聖人勿措夫子是之言之故訟不待聽而自無正應轉  
無情二句意此謂知本暗指孔子言誠不待聽而自無正應轉  
本也還另講觀於此言二句註非正解此句  
仲由之取信小知後世若子臯為宰而忘兄者自哀延壽為  
守而分田者復聚此大畏民志之明驗也蘇威之王教而民  
有怨言廣漢之鉤距而民訟煩興是不務明德而破節傳者  
徒以政教法度為新民之具無愧乎民之不從也  
因聖人之論治而推其為義林也○無情二句民心復於無  
妄聖人大觀之學也○天畏民志聖人深服乎民于其德也  
○無情三句觀聖人有以還天下之心也  
朴者由聖人有以革天下之心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節解此謂知本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節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問謂空缺也格物致知乃  
孝者起題無下手處朱夫子乃因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此空缺取程子之意以補其傳  
起經文致知在格物者其義何如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吾之知識在乎即事蓋人心之靈豈不有知人心至靈無  
物而窮究其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各有一理其理有未窮  
而究其理故其知有不盡也所以知者外頭畧知一二是以  
大學始教此所以大學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即就也使  
下之事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者易知理之所以然者難知學  
事物不可不因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愈加研精覃思窮  
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愈加研精覃思窮  
以然之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既以本心之明



且豁然透徹也則衆物之表重精粗無不到衆物之表而為  
全無所不貫通也則衆物之表重精粗無不到衆物之表而為  
至其極窮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具衆理是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知之至也故又結之曰此謂天下之事事物物皆能窮其  
全窮大用無不明發明此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非致知之義耶此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

以補經文之缺者曰經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何耶蓋言欲致  
吾心之知使知無不盡在即物而窮其理而於物無不格也  
蓋人心之靈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莫不有知也天下之物

有所當然與夫所以然莫不有理也知在格物而實因於物理  
在物而實具於心惟於物之理有未窮故吾心之知有不盡  
也致知之在於格物者如此是以大學始教而誠意正心脩

齊治平未暇及也必使至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之理而益窮之即其所謂當然之則而究其所以然之故以求  
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則自

然貫通則衆物之表重精粗也無不離以照之而吾心之全  
身大用也無不晉以明之夫衆物之表重精粗無不到則是  
心與理會理與天下會觸之而洞然也窮之而到底也其物

格之謂也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期是擴其量於虛靈之  
天賦其神於耳目之外一心有真知天下無窮理其知至之  
謂也然則明德君子其可舍格致而用主意言欲致吾二句

力哉彼序原道而故遺之者尚何哉主意是釋格物致知  
之義蓋人心六句是推格致之由以大學至其極是詳格  
致之功至於用力之久至明矣是言格致之妙未二句是結

語乃結其效一也也朱子獨補格致者蓋格致是學若打頭  
用工夫處故陸象山失之卒流於禪歸子遺之謂之無頭學  
問也至於用力二句皆屬格物也言至吾心全體句方是致

知也表者統之謂裏者精微之謂精粗不平乃表裏中各  
有精粗也全粹者具衆破五章先儒補傳之缺無非釋格致  
理也大用者應萬事也破五章先儒補傳之缺無非釋格致

知在於格物必反覆推明其意也蓋人止有理人心字物  
各有當然之妙也是以止明矣大學字數人格物以致知則  
物格而後知至矣是於止明矣原其功

之積表其效之大先儒補格致之傳也  
章旨誠意工夫而專重謹獨一邊蓋凡求自慊戒自欺與謹  
最切之也故下二句又詳言之也小人不能謹獨自欺也

自欺則意弗誠矣君子之必欲謹獨求自慊也自慊則意誠  
矣然自欺必不能自慊自慊必本於毋自欺所以必在破者

於謹獨也能謹獨則有德潤身矣故君子必誠其意也破者

於謹獨也能謹獨則有德潤身矣故君子必誠其意也破者



釋誠意必詳言意之

所以誠而結之焉  
節鮮所謂誠其意者誠其意者何如言學者自脩以誠意為

首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母禁止之詞

禁止其自欺發於惡也必如惡臭之誠務決去其不惡

之意而求必得其所惡之實以悅乎已之鼻焉發於好善也

必如好好色之誠務實去其不好之意而故君子必慎其獨

也夫自欺而不實自慊而實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也

也所以君子之人必致謹於此一念之發以審其實與不實

之幾發明此傳之六章釋誠意且夫不明乎善不可以誠身

耶故經文所謂誠其意者亦曰於知至之餘實見得非則實

用其力以惡之實見得是則實用其力以好之果以致其大

壯之剛而嚴以制其自欺之萌使其惡也心誠惡之絕之

必嚴不使生於其心也懲之必豫不使加乎其身上也真有如

惡上臭之尖矣好善也心誠好之實充之欲其著也慎其

守之欲其固也真有如好好色之實矣至是則欲隨以誠

隨以充其始也求去乎其心之惡得乎其心之善而意誠

由於勉強其既也自幸乎其惡之克率乎其善之得而心

無有乎不足蓋內省無苟且之漸而好惡無為人之徇矣夫

是以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然欺曰自欺則欺也我獨

知之也慎曰自慎則慎也我獨知之也使不謹之於獨何以

守之於為耶故自脩君子必辨別於獨齊之地省察於發動

之始以自欺而自戒不使由微以之著也所以自慊而見明務

欲由隱以達顯也夫然則明通而誠立矣非所以誠意者乎  
主意誠自欺也今日自欺者特為此以警人言此不足欺人不可  
是自欺也却不可以自欺自慊自慊正見實用其力用功字出  
毋自欺求自慊之功也母自欺正見實用其力用功字出  
不妨如惡二句又正見是母自欺也註中務決去而不可得  
是承上帶落自慊而言也分善惡看不妨自慊是實自欺是  
不實審其幾是審其實與不實之幾非善惡之幾也慎獨要  
見與誠意不同蓋獨是發動之初意稍進一步總而言之皆  
誠意之功也嗟夫獨動之端此固君子慎動之學也然不存  
中事也結之於靜則不防未萌之欲而既萌也難為功不  
觀於未發之中而巳發者失其則則欲成自欺求自慊也不  
可得矣故涵養於靜以完其真致謹於動以審其則則復  
矣妄復則無妄矣所謂一條傳者釋言求誠之功悟天下以  
矣無妄則誠矣破心學也所謂二句君子誠之學主敬  
而已矣母自欺也防意之涉於誣思誠之首務也母自  
四句禁偽以求誠於已取之而已矣如惡三句好惡弗欺



而於心有得可以言誠意矣。如惡二句。大學喻人之好惡。一於誠而已矣。此之謂自慊。傳者指言純一念之天者為自得之地也。此之二句論好惡之慊於已必致謹以審其幾也。我君子一句。大學於君子必示以辨介之學也。

節鮮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此言小人不謹獨之弊。小

不見君子而后厭然。及見為善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以虛假之善而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可揜欲誅其

善而卒不可誅。彼人則何益矣。用力於無用之地。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此謂小人積惡於間居之時。必然後發。見於

必慎其獨也。獨知之地而戰兢自持也。發明慎其獨者何耶。

觀小人間居之時為不善之事。肆其為善之狀。殊不知外有所

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之非著其為善之狀。殊不知外有所

私洞然。肺肝之有所不足也。人於獨視之下。蓋已竭其此心之

勤而非揜惡也。乃湯惡也。非師善也。乃喪善也。心費而無功。事

跡暴著於見君子之時。此謂惡之誠於中。而必形於外者。也

所以然者。良由其不能謹獨耳。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

謹其獨。戒自欺。求日樵。誠無不誠焉。於此不謹。主意獨於

則安知我之。所以愧人。人。不以之。而愧我也哉。主意獨於

就地言。與上獨字不同。人之視已。入字。君子言。視已。如見其

肺。用從何如。視之聽言。規眸先。竟。是。資。是。視。之。之。如。欲。掩。其

惡。四句。用在何益矣。裏面可也。此謂誠於中。二句。就任。破。小

惡。一。條。大。孝。詳。小。人。不。能。謹。獨。之。弊。申。君。子。必。加。謹。獨。之。功。也

。揜其止。益矣。誣人而自誣。傳者。警人之意也。人之二句。何

觀小人之惡。不可揜。而示君子之謹。其幾焉。故君合下二論

君子致自省之功。以嚴自欺之戒也。節鮮。曾子曰。門人之言。以明上文之意。十目所視。謂無視之中。勿

而於心有得可以言誠意矣。如惡二句。大學喻人之好惡。一於誠而已矣。此之謂自慊。傳者指言純一念之天者為自得之地也。此之二句論好惡之慊於已必致謹以審其幾也。我君子一句。大學於君子必示以辨介之學也。

節鮮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此言小人不謹獨之弊。小

不見君子而后厭然。及見為善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

善。以虛假之善而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可揜欲誅其

善而卒不可誅。彼人則何益矣。用力於無用之地。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此謂小人積惡於間居之時。必然後發。見於

必慎其獨也。獨知之地而戰兢自持也。發明慎其獨者何耶。

觀小人間居之時為不善之事。肆其為善之狀。殊不知外有所

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之非著其為善之狀。殊不知外有所

私洞然。肺肝之有所不足也。人於獨視之下。蓋已竭其此心之

勤而非揜惡也。乃湯惡也。非師善也。乃喪善也。心費而無功。事

跡暴著於見君子之時。此謂惡之誠於中。而必形於外者。也

所以然者。良由其不能謹獨耳。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

謹其獨。戒自欺。求日樵。誠無不誠焉。於此不謹。主意獨於

則安知我之。所以愧人。人。不以之。而愧我也哉。主意獨於

就地言。與上獨字不同。人之視已。入字。君子言。視已。如見其

肺。用從何如。視之聽言。規眸先。竟。是。資。是。視。之。之。如。欲。掩。其

惡。四句。用在何益矣。裏面可也。此謂誠於中。二句。就任。破。小

惡。一。條。大。孝。詳。小。人。不。能。謹。獨。之。弊。申。君。子。必。加。謹。獨。之。功。也

。揜其止。益矣。誣人而自誣。傳者。警人之意也。人之二句。何

觀小人之惡。不可揜。而示君子之謹。其幾焉。故君合下二論

君子致自省之功。以嚴自欺之戒也。節鮮。曾子曰。門人之言。以明上文之意。十目所視。謂無視之中。勿







別章

章旨 心本虛物君未至而預期之既至而偏主之既性而凝  
而心所以不得其正也故以虛心應物則物七皆順道以私  
於虛破傳者釋脩身在正心  
貞也破必詳其實而結之也

節辭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 此釋經文言脩身在身有所忿

憤則不得其正 蓋心之未嘗不正苟有所忿憤則怒心橫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當恐懼而恐懼宜也苟有所恐懼則

矣 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心用於好樂而喜不能

患則不得其正也 用心於愛惡而患不能察則失其好樂之正

然則欲脩其身者誠於心之用而 發明此傳之七章釋正心

者也 則心得其正而身可脩矣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何耶蓋人

為美矣 苟吾之心既不能以有為為為應進而將物感之

先又不能以明為自然而牽引於攻取之累故橫逆驟

固不能無忿憤之心也 然於怒而無見於已忿憤不得其

正矣 畏懼也而亦畏或畏 止也而止是有所於畏而無見

於忘而恐懼不得其正矣 事與相契固不能無好樂之心也然

有見於喜而無見於化好樂不得其正矣 害將而固不能

無憂患之心也 然有之而不能察可哀未及也而亦哀或哀

可過也而不過見於哀而無見於當憂患不得其正矣

是何也 蓋施不在彼而在我是有用智自私之繆應不以

神所謂不得其正蓋如此 主意使物不當怒而怒或當怒而

怒之過其也 下三句放此重不能察上見結矣 程子曰無將迎

無內外則所謂不當也 敬動情勝不可平說結矣 其曰無將迎

也揚億之下液懼也 文侯之聽鄭聲也樂也 王坦之倒執手  
板也患也之數人者心不正而破所謂一將傳者著心之當  
蔽于有而聖賢之心學荒矣 其正矣 身有四句怒畏之  
身有八句心應物而有迹遂亡其正矣 身有四句怒畏之  
過同歸於蔽也 身有二句惟怒係於心則心失其正矣  
有所好四句惟憂喜不出於順  
應則皆失其常而心不正矣



節鮮心不在焉心為一身之主苟欲動情勝身雖在此而視

而不見既不以目司視而所以管攝乎目者心也聽而不聞既不以耳司聽而所以主宰乎耳者心也

既不可存則耳不能聽其用其膠聽亦不聞焉食而不知其味口司

所以嘗慾乎味者心也心不存則雖食而不知正味焉此

如此君子其可不敬發明夫忿慮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

子裏矣是故目司視也而所以視遠惟明者心實主之心有

不存則徒視不足以盡形實在我者本無神遇耳耳司聽也而所

豈在物者固有心實官之心有不存則徒聽不足以盡聲將

以聽德惟聰者心實官之心有不存則徒聽不足以盡聲將

有聽之而不聞矣夫聽而不聞豈在物者收聲於寂實在我

者忽心於感耳口司食也而所以食之知味者心實妙之心

有不存則食以口而不以心雖有正味誰則知之夫食主意

而忘味亦非味之離夫入也無得於心故無得於味耳正

四箇不得其正便是心不正了不可以心不在作落一層也

視而三句特舉粗以見精耳或以不見正理不聞正論不

在味講非也大全大山破心不一條不存了心不檢乎身

破亦惟善事於其心而已矣

○身有所合下二大學詳所以

病心者示人所以准脩身也

節鮮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言心有不正

正其發明以順動使視聽食息而各得其理必先正其心敬

###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章句既能虛心應物喜怒哀患都得正了如何又有親愛賤

能無偏施之有過其則者此兩節當緊相承說上節天下

鮮矣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下節未後方通繳之夫人情之

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破傳者究齊家



言身之所不脩者以見之焉

節鮮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經文所謂齊家在脩其身者其義何如人之其

所親愛而辟焉則有人於所親愛而偏者是不察其親愛之

理而偏於親愛焉則有人於所親愛而偏者是不察其親愛之

敬衰於傲情俱有當然則之其所賤惡而辟焉而偏者有

其人未至於可賤而可惡若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君固當

不加察而一偏於賤惡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君固當

有過亦當正教人失其敬當然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君固當

之則而不加察一偏於畏敬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君固當

哀矜而哀矜可也苟於此之其所傲情而辟焉傲情凶德也

而不察則偏於哀矜焉之其所傲情而辟焉傲情凶德也

禮情是漸於為禮總謂之忽人之情也按人當傲情而傲

情可也苟不顧人之可不可而一於傲情是傲情之偏焉故

好而知其惡如親愛畏敬衰矜好也然好之中雖曰好也

而不知其美者如賤惡傲情惡也然惡之中雖曰惡也而

鮮矣言夫好惡不偏之情乎天下

身之謂也為治有則家之謂也身自身而家自家經文所謂

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何也蓋吾身之與物接也其情之所發

有曰親愛者焉有曰賤惡者焉有曰畏敬者焉有曰哀矜者焉

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誠能反諸身而察乎理約其情使合

於中則不至於一偏矣但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於

其所親愛而辟焉未免既人之比也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未免

免舊惡之念也於其所畏敬而辟焉未免敬疏曲拳也於其

所哀矜而辟焉未免恩及惡德也於其所哀矜而辟焉未免

狎侮君子也夫偏於愛敬衰矜者是好而不知其惡也偏於

賤惡傲情者是惡而不知其美也誠能於接物之際而加察

焉以天下無全人也好而知其美也誠能於接物之際而加察

其美則情之所發各當乎天則身之所處不獨於己私而加

情鮮有不易得也然則常人之主意親愛五件平看不可拆開

兼親且舊說賤惡是人之言行未善可教情也故好二句只承

貧窮人言教情是人之言行未善可教情也故好二句只承

上意而反言之與上意天下鮮矣尾且勿補身不結抑

脩句宜用在下文偏之為害下面以起家不齊意也結抑

之詩臣子納海之詞有曰愛有樹檀其下惟釋言好當知其

惡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憎當知其善也則好惡之審其

脩身齊家之當務也欲察好惡以脩其身者破釋經既言人

必先格致誠正以要其實則亦庶乎可也破釋經既言人











傳者著慈幼寓夫仁

節解康誥曰如保赤子康若周書篇名言君之初生未幾月皮

肉尚赤心誠求之此傳者釋書言赤子之有欲不能自言為

欲雖不中不遠矣雖或不中不至於大相遠矣未有學養孝而

后嫁者也愛子之心於未適人之先而後適人者發明然慈是孝

者根於人心之所固有而非由於外錄發於天理之自然而

不假於強為故康誥有曰如保赤子蓋赤子有欲不能自言

為之毋者心誠求之愛其意於乳哺即起之間測其情於聲

音笑貌之際雖不尺中其欲也然以心感心自相默契亦何

至於大相遠哉若此者至愛出於一本知則良知也因心出

於天性能則良能也豈有先孝養子之道而後適人也耶夫

慈幼之道无待於勉則知孝弟之道亦主自然之意上言孝弟慈此

此於自然也但在其端而推廣之耳王意強為以見孝弟意

如保赤子只本句也他自然意思直至孝養子句方見之或

忍心裁求之句作自然非也謂如孟子四端之端也執一偏言惟廣

其中端字是端緒之謂也謂如孟子四端之端也執一偏言惟廣

是全身上言也我老弟慈之端推廣无所不破康沿一條天

孝弟慈意非謂我老弟慈之端推廣无所不破康沿一條天

慈幼之治申言因心之妙所以明立教之本也心誠求三

句慈幼之能不待強而能也句如保赤子之慈幼者之僅得其欲明立

其得鞠子之道矣句如保赤子之慈幼者之僅得其欲明立

節解一家仁一國興仁仁愛之意行於一家則一國之民

家讓一國興讓人自然興起以歸於家則親戚之歸於仁焉

戾一國作亂一人謂君也若為君者會而不仁戾而

戾如此戾發動所由也此感彼應健於此響如矢之赴的

仁衰一國之作亂其戾如此此謂一言僨事言正所謂一

覆助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事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戾如此戾發動所由也此感彼應健於此響如矢之赴的

仁衰一國之作亂其戾如此此謂一言僨事言正所謂一

覆助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事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戾如此戾發動所由也此感彼應健於此響如矢之赴的

仁衰一國之作亂其戾如此此謂一言僨事言正所謂一

覆助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事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戾如此戾發動所由也此感彼應健於此響如矢之赴的

仁衰一國之作亂其戾如此此謂一言僨事言正所謂一

覆助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事一人定國言教成於國之效以此效字訓實迹也發明全

其戾如此戾發動所由也此感彼應健於此響如矢之赴的



規之君子以仁教其家此之人誠意之交乎情義之維繫而  
 通於君子之仁矣夫是之謂一家仁是固未嘗教民睦也然  
 而國之人其性同也規仁於家者其化同也吾見上一國不  
 惠心下則有惠德相率而歸於仁者夫通於家也一國不  
 與仁乎君子以遠教其家仁者倫理之不紊人教之可見  
 而通於君子之遠矣夫是之謂一家遠是固未嘗教民順也  
 然而國之人其理同也感發於家者其應同也吾見勞通於家  
 成於君子不與遠乎向使一人相率而歸於遠者夫通於家  
 也一國不與遠乎向使一人相率而歸於遠者夫通於家  
 固亦無仁遠之風矣夫國之仁遠本於一家國之美則國作  
 一亦無仁遠之風矣夫國之仁遠本於一家國之美則國作  
 生亦無仁遠之風矣夫國之仁遠本於一家國之美則國作  
 矣非定國乎然則君子安得不戒貪戾以主意仁遠泛說俱  
 絕禍亂之階而行仁遠以為定國之本哉主意仁遠泛說俱  
 內蓋仁是傳典即百姓親也身胞也其仁之仁同遠是庸孔  
 即五品遜也與禮遠為國之遠同一家內還有修身意一人  
 貪戾二句是反上意貪是不仁戾是不遠勿依大全其機句  
 承一家一人上來此謂二句是引古語不可以孝弟慈貫不  
 是打轉上文注中教成於國之效也字是效破一家仁一條  
 驗之謂還兼善惡說故總辨於國治也○二家四句君子修造  
 以善者而明其意可見家齊而國治也○二家四句君子修造

下即天

必明立教之本而著成教之效也○其機如此即風化由始  
 之地著感應自然之微○一人定國尊無二上者化能四達  
 者也○其機止定國即所由來者有其斬著所從生者有其階  
**節鮮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堯仁如天舜德好生此堯  
 化而為**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桀紂以暴虐而帥天下  
 民亦化而**其所令反其所好暴如所好在仁而出令以使其民**  
 為暴也其所令反其所好暴如所好在仁而出令以使其民  
 則仁也是所令反其所好暴如所好在仁而出令以使其民  
 所好矣何怨之有而民不從其令可見為政當以身教也  
 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  
 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此所藏  
 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怨者推已以及人之事所謂恕也  
 惡於已而徒以法度而正人則是不怨矣而能曉諸人者未  
 人而所令反其所好而不怨矣而能曉諸人者未之有也無  
 此理也○此節故治國在齊其家所以治國必先齊其家矣



發明然一人足以定國者考諸古蓋有足徵焉彼其仁如天  
 下於變昭其化風動成其俗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孰不以堯  
 舜之心為心而其自以其心為心乎率割夏邑謂暴無傷禁  
 紂以其所好者而帥天下也故夫效尤之餘淫朋繁其徒此  
 德盡其人率相讐言仇不則有愆孰有不心禁紂之心而能自  
 拔於流俗者乎夫民之於君從厥攸好如此為君者號令之  
 所施反於躬行之所好則民不從矣是故君子知其然也必  
 窮理盡性先得夫斯人之所能者亦道之以德而已夫豈我未善是  
 卒物以責斯人之必能者亦道之以德而已夫豈我未善是  
 而必民以善是哉懲忿窒欲立身於無過之地身齊而家齊  
 矣夫然後威福微息俾民無作慝之責者亦錫我之極而已  
 夫豈怨已昏昏顧使人以昭昭哉是所令如其所好皆推已  
 以及人所謂恕也苟所裁乎身不怨自脩教於未能而遽欲  
 望人之皆有所已慝愧於未去而遂欲責人以必無有勉勸程  
 督之詳無轉後化導之本有所令也及所好也家不可得而  
 教國之人人心重以疑矣以無本之令而重人心之疑望其而  
 靡然遷善去惡者是誣之也寧有是理哉合而觀之教國本  
 於教家而成教之機如彼治人由於治已而不怨之弊昭昭  
 是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規矚  
 係焉故欲治國者在主意堯舜六句輕只引起下文意耳堯  
 脩身以齊其家而已主意舜八句好仁意則下好說其所令旬

只空空說浴是故去不必反上一兩意而言君子有諸吉嗟  
 已四句以孝弟慈講但見有脩身齊家意思方可結堯舜  
 之世猶有四兇桀紂之民從暴矣而微子此于之善自在也  
 然則君子身教猶未足以盡化人與蓋以身教者從其理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君子弗論也雖然道民之路有國者不  
 可以不慎故君子寧為堯舜一仁而使四兇之孽我從無為  
 桀紂之暴而使微皮堯舜一條君子之道本諸身而天下化  
 子比于之獨善也皮故君子先之也堯舜二句聖君本諸  
 身以立教徵諸民無違教一人止從之善于為治之理有  
 不誣善于為治之人有可見其所二句或使而心違則民  
 不服矣是故四句先自治而后治人怨之道也君子二  
 句大孝論君子以其所以自治者治乎人焉君子一句君  
 子以善善身而以善天下斯其為崇本之治也君子止有  
 也論君子之教以身先之而不能外身以為教也所藏三  
 句身無作則之妙而欲以責人感之甚者也其機止諸人  
 大孝指言齊治有其機因推人君當端其本也故治二句  
 傳者結言化之行有所  
 自者示人以求本也  
 節解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此下咏嘆上文之事先引桃  
 夭而少好桃之當此特也女子之嫁必  
 乘秦秦而美盛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有令德而能善事其家







至未傳者惟為治之本而結其意必味少詩而申結之焉○  
至未傳者既引三詩以承齊治之事復申一言以結齊  
治之要焉○故治至未傳者於齊治既  
揭一言以總結之復引三詩而申結之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章旨** 紜矩者平天下之要道也好惡財貨二者又紜矩之大  
至仁現以為實以則貨論紜矩素誓一個臣至以失之又少  
好惡好惡論紜矩生財有大道至未又以財貨論紜矩平天

下事亦只此二義反覆推明  
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節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經文所謂平天下在  
治其國者其義何如上老老

而民興孝言在上者孝吾之父母而老老於家則上長長而  
民興第言在上者敬吾之兄長而長長於上恤孤而民不倍

言在上者於吾之幼孤之人而惠恤之則慈盡於家在是以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君子有紜矩之道也



矩矣無惟乎天被乎天下一條大孝釋治平必原人心之同  
下之紛紛也此其幾之相為通也○上老三句君子家  
齊而成化仁矣○是以上恤一句大學於幼幼而指其感應之機所  
以肇治平也○是以一句傳者推言  
當天下之任者而有平天下之要也

節解所惡於上母以使下紮矩之義何如所惡在上者之無

使無禮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不欲在下者不忠於我則必

事所惡於前母以先後至君身處於此則有前後或所惡於

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或所惡於後者非也則視後如前不先於後焉

也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吾身在此有左右焉如右之所為

而交於左馬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如左之所為者我不欲之知

此之謂紮矩之道也如是則我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

身與世相酬酢其居也有上下前後左右焉其間者又有所謂

曰使曰先曰從曰交焉而其所以連量於其間者又有所謂

也所惡於上則母以便下所惡於下則母以事上焉導乎吾

者前也隨乎吾者後也同乎吾者前後之心也所惡於前則

母以先後所惡於後則母以從前焉右者左之對左者右之

並同乎吾者左右之心也所惡於右則母以交於左所惡於

左則母以交於右焉此則以心而推衡乎天下無物我也以

類聚之中而自盡乎于野之公身之內而探得乎中處之宜

狹彼此如一無不方矣紮矩之道其義蓋如此有天下知

所從事焉則彼同有是心而與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

哉主意此是解上文紮矩之義要見得均齊方正處一身在

只一般樣更無參差不齊這便是結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故謗起東山而上下之交贊孔氏要訣何存乎平天下要道何  
谷風而左右反本之承贊孔氏要訣何存乎平天下要道何  
有乎君子能不於斯乎破以著大道之公也○所惡四  
句大學秩紮矩之義必揭其待上下之慈以明之也○於前  
入句擴紮於四方紮矩之義也○此之一句即所以公天下



之情者所以為平天下之道也。是必合下。

大率論平天下有要道而必明其義也。節解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只語助詞。樂只君子言可嘉。

誠為民之父母也。此小雅南山有臺之詩詞。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釋。

雅南山有臺之詩詞。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釋。詩之言如發於民心之所至顯者好也度民心之所惡而惡之此。

好之出於人情之所不悖者惡也度民心之所惡而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上焉者愛民如子則民。

發明於黎矩之大者。又莫先於公好惡也。小雅南山有臺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蓋言君民之分雖殊好惡之情則一故君子之於民也。

知其所好猶天我也好其所好而所欲與聚知其所惡猶夫。

我也惡其所惡而所惡勿施則有赤子之保矣吾知民之於。

君子也亦莫不有父母之尊親勢分雖不相及而情意則。

已相通也不謂民之父母乎此則好惡能黎矩之得也。主意此承上文黎矩說來語且得以此破。黎只一條傳者引言。

後可以君天下也。○民之三句同人者專而親者也。○民之。傳者結言能以天下之心為心黎矩之道在是矣。○此之一句。

者以其能休乎民也。節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引小雅節南山之詩言巖。

然而高峻以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周之大師姓尹氏者。

起下一句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位望赫赫然而尊嚴。

為萬民之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傳者釋詩言有國者居乃。

所瞻仰也。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民之上凡好惡之公私係斯。

民之向背可不辟則為天下慘矣。或好惡徇於一身之私是。

為天下之發明。小雅節南山之詩有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

大慘矣。發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蓋言有國之舉動係斯。

民之親瞻好惡關自姓之安危故不可不慎。惟恐拂民之欲。

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黎矩有所好也。其所以為天下之。

天下怨婦也。人其其庶幾也。國其肅喪也。不為天下之獨夫。

乎此則好惡不主意。有國者不慎以。天下者言非就師尹也。

能繁矩之失也。主意不可不慎。以。天下者言非就師尹也。

所好一句看為天下破。有國者不慎以。天下者言非就師尹也。

參對上為民父母看破。有國者不慎以。天下者言非就師尹也。

必引詩而言君子當黎矩。節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引大雅文王之詩言殷。

節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引大雅文王之詩言殷。

節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引大雅文王之詩言殷。

節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引大雅文王之詩言殷。



君而對乎 儀鑒于殷峻命不易 既失民必之 際必不能作元  
 上帝也 是為鑒是知天 道得眾則得國 此傳者釋詩言詩之所言如  
 命之難保也 合於天以紜矩為心而能與民同其 失眾則失國 及其子孫  
 好惡則為民之父母而得眾得國矣 夫好惡能紜矩  
 而好惡術於一已之私則人 離散而 發明與不能者之得  
 失眾失國矣 此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發明與不能者之得  
 失有如此大雅文王之詩不云乎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于殷峻命不易 蓋言公其好惡而為民父母也 則有享惠  
 心而克有九有非得眾則得國乎 私其好惡而為天下 參也  
 則黎元咸貳乃底滅亡 非失眾則失國乎 由是觀之則好惡  
 之當紜矩 主意 註中能存此心 還是存一得 失之心而不  
 也明矣 失得眾補好惡能 破 所以結好惡公私之得失也  
 紜矩失眾反是 紜矩者引詩而釋之  
 節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上三節言好惡能紜矩與不能紜  
 以明能紜矩與不能者得失 此節言財貨能紜矩之得也  
 是故君子之所慎者在於明德也 乘上文不可不謹而言也  
 有德此有人 有德則好 惡自不拂乎民之心而民 有人此有  
 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既有財則軍國之需  
 取之於秋不有財乎 有財此有用 既有財則軍國之需  
 矣不有發明非惟好惡之當紜矩至 於財貨亦莫不然 是故  
 用乎 莫要於德 蓋德者紜矩之本也 苟德有未慎 則理有未名 心  
 有未正也 理有未明 則無以通天下之志 心有未正 則無以  
 勝一己之私 故必格致以啓其慎之之端 誠正以致其慎之  
 之實 則備道全美 而峻德克明 矣惟其有德 則民歸于一 而  
 有人矣 惟其有人 則受多方而有上矣 惟其有士 則成賦  
 中邦而有財矣 惟其有財 則百度以率 而有有用矣 一德脩而  
 眾善集 德之當 主意 比是就 有國者不可不慎 處靜入財用  
 慎也 何如哉 主意 去蓋 紜矩則與民同好 惡然民之所  
 以遂其好惡者 只在財用上 故傳者言好惡之後 即繼以此 破  
 惡者亦只在財用上 故傳者言好惡之後 即繼以此 破  
 君一條 君子脩德以立本 效以次第 集矣 君子一論治  
 平之君子 當先務本焉 有德一句 大本立而天下 歸之矣  
 乎德傳者 申言紜矩而地 斯辟 君子必有為之先焉 道得止  
 止有上傳者 論國有得失 之機 必推言其所由得也

君而對乎 儀鑒于殷峻命不易 既失民必之 際必不能作元  
 上帝也 是為鑒是知天 道得眾則得國 此傳者釋詩言詩之所言如  
 命之難保也 合於天以紜矩為心而能與民同其 失眾則失國 及其子孫  
 好惡則為民之父母而得眾得國矣 夫好惡能紜矩  
 而好惡術於一已之私則人 離散而 發明與不能者之得  
 失眾失國矣 此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發明與不能者之得  
 失有如此大雅文王之詩不云乎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于殷峻命不易 蓋言公其好惡而為民父母也 則有享惠  
 心而克有九有非得眾則得國乎 私其好惡而為天下 參也  
 則黎元咸貳乃底滅亡 非失眾則失國乎 由是觀之則好惡  
 之當紜矩 主意 註中能存此心 還是存一得 失之心而不  
 也明矣 失得眾補好惡能 破 所以結好惡公私之得失也  
 紜矩失眾反是 紜矩者引詩而釋之  
 節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上三節言好惡能紜矩與不能紜  
 以明能紜矩與不能者得失 此節言財貨能紜矩之得也  
 是故君子之所慎者在於明德也 乘上文不可不謹而言也  
 有德此有人 有德則好 惡自不拂乎民之心而民 有人此有  
 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既有財則軍國之需  
 取之於秋不有財乎 有財此有用 既有財則軍國之需  
 矣不有發明非惟好惡之當紜矩至 於財貨亦莫不然 是故  
 用乎 莫要於德 蓋德者紜矩之本也 苟德有未慎 則理有未名 心  
 有未正也 理有未明 則無以通天下之志 心有未正 則無以  
 勝一己之私 故必格致以啓其慎之之端 誠正以致其慎之  
 之實 則備道全美 而峻德克明 矣惟其有德 則民歸于一 而  
 有人矣 惟其有人 則受多方而有上矣 惟其有士 則成賦  
 中邦而有財矣 惟其有財 則百度以率 而有有用矣 一德脩而  
 眾善集 德之當 主意 比是就 有國者不可不慎 處靜入財用  
 慎也 何如哉 主意 去蓋 紜矩則與民同好 惡然民之所  
 以遂其好惡者 只在財用上 故傳者言好惡之後 即繼以此 破  
 惡者亦只在財用上 故傳者言好惡之後 即繼以此 破  
 君一條 君子脩德以立本 效以次第 集矣 君子一論治  
 平之君子 當先務本焉 有德一句 大本立而天下 歸之矣  
 乎德傳者 申言紜矩而地 斯辟 君子必有為之先焉 道得止  
 止有上傳者 論國有得失 之機 必推言其所由得也



節鮮德者本也君子慎德如此可見德為治國平財者末也

有德則自有其財可見為治國乎發明夫德之慎也既有

財之用也田有土有人而原於德則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

當重也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夫德為本而財為末

則為君者但寡欲以脩己德無積貨主意起下意結抑論古

以傷民心比正所謂紮矩之道也說多出於聖賢自三代以降

之勢半藉于用財國家理財之說多利折秋毫者乃反居常

告之文其後也疲敝不勝則咎曰是民不與我也

廣也是理之末善也而德之不隆則莫之省意言利之臣局

真其用有及之者尚何破德者二句傳者推義利輕

保其用之無亂也執破重之等欲人知所務也

節鮮外本內末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爭民施奪則是以

其財而施之以是故財聚則民散此承外本內末言也所以

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此承外本內末言也所以

奪故財散則民聚同欲民豈不現之為父母尊之為兄長

而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此所以在上者皆理之言

詞比讓誘之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奇逆理而取人之財

有必然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發明為

財貨以名能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發明為

少財為內而欲專之吾見財者民之所同欲也此風一留民

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不知有義惟知有利之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世



有專利之失則爭利之端啓矣。○是故財二句有私其利之弊有公其利之益。○財散一句惟能公天下之利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財聚合下二句大孝既言利之有公私者其應殊復名利之徇私者其害大也。○言侍一句大孝論運命者出乎尔而反乎尔者也。○君子五合傳者論繁矩以理財必詳名能否之得失焉。

節解康誥曰惟命不于常。失之意也。康誥周書篇名言上天之命予之而或奪之禍。道善則得之。而繁矩是之謂善。上則財散民聚天命不善則失之。善不善則財聚民散天命去人。扁人心得矣。不善則失之。善不善則財聚民散天命去人。心失。發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少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矣。不專之是之謂善。上則有人有士自天佑之。命不於是而得乎人。君於財貨之私不能繁矩而欲專之。是之謂不善。不善則爭民。施奪上帝弗順。命不於是而失乎。夫惟帝命之得失。係於財貨之公私。則有天下者誠不可外本內未而不知繁矩之結。大抵天作名德有所底止。周家定鼎。知鄒卜年八百。道也。然定過其曆德之休明在也。嗣是好。同昏亂。鼎遷于秦。秦又不監罪。遷于漢。占之治。夏秦者也。故其竟仁一昧寔。維持四百餘年之天下矣。吁善則得之大。孝豈欺我哉。破。

康誥一條大學引書而釋之以見繁矩有能否則人心有去留也。○惟命二句大學引言天有不恒之命必申言人有恒之幾焉。○道善則一句傳者申言命之所由常者以見其當繁矩也。

節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國語楚詞之篇有曰楚惟善以為寶。善人君子如觀射父者左史尚相者為。國之寶焉。豈不勝於金玉。白所之寶乎。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舅犯晉文公之外父。名孤。偃字子犯。亡人文公為公。人無以得仁親以為寶。當親喪之時。惟知愛親以為寶。○

發明。規諸楚書有曰楚國無以繁矩。又明不外本而內未之意。不為寶。蓋以執親之喪而哀痛。慘怛必誠。必信。而勿使有侮。所謂得國失國者何暇計哉。夫金玉國家非寶也。善人仁人乃寶也。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不寶國家而寶仁親。是寶資也。由此規之。則不外本而內未之意。可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見矣。而貨財之當繁矩也。亦明矣。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之抗秦矣。紂父篡君者。接于天下矣。其孰知善人乎。抑孰知仁親乎。吾不圖春秋之時。而得聞此言也。雖然楚知寶賢矣。

仁親以為寶。當親喪之時。惟知愛親以為寶。○

不為寶。蓋以執親之喪而哀痛。慘怛必誠。必信。而勿使有侮。所謂得國失國者何暇計哉。夫金玉國家非寶也。善人仁人乃寶也。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不寶國家而寶仁親。是寶資也。由此規之。則不外本而內未之意。可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見矣。而貨財之當繁矩也。亦明矣。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之抗秦矣。紂父篡君者。接于天下矣。其孰知善人乎。抑孰知仁親乎。吾不圖春秋之時。而得聞此言也。雖然楚知寶賢矣。

仁親以為寶。當親喪之時。惟知愛親以為寶。○

不為寶。蓋以執親之喪而哀痛。慘怛必誠。必信。而勿使有侮。所謂得國失國者何暇計哉。夫金玉國家非寶也。善人仁人乃寶也。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不寶國家而寶仁親。是寶資也。由此規之。則不外本而內未之意。可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見矣。而貨財之當繁矩也。亦明矣。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之抗秦矣。紂父篡君者。接于天下矣。其孰知善人乎。抑孰知仁親乎。吾不圖春秋之時。而得聞此言也。雖然楚知寶賢矣。

仁親以為寶。當親喪之時。惟知愛親以為寶。○

不為寶。蓋以執親之喪而哀痛。慘怛必誠。必信。而勿使有侮。所謂得國失國者何暇計哉。夫金玉國家非寶也。善人仁人乃寶也。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不寶國家而寶仁親。是寶資也。由此規之。則不外本而內未之意。可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見矣。而貨財之當繁矩也。亦明矣。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之抗秦矣。紂父篡君者。接于天下矣。其孰知善人乎。抑孰知仁親乎。吾不圖春秋之時。而得聞此言也。雖然楚知寶賢矣。

仁親以為寶。當親喪之時。惟知愛親以為寶。○

不為寶。蓋以執親之喪而哀痛。慘怛必誠。必信。而勿使有侮。所謂得國失國者何暇計哉。夫金玉國家非寶也。善人仁人乃寶也。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不寶國家而寶仁親。是寶資也。由此規之。則不外本而內未之意。可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見矣。而貨財之當繁矩也。亦明矣。結。齊矣。和氏之璧。趙以之抗秦矣。紂父篡君者。接于天下矣。其孰知善人乎。抑孰知仁親乎。吾不圖春秋之時。而得聞此言也。雖然楚知寶賢矣。



而所寶者止于倚相之流晉知寶親矣而不能順破楚書曰二  
親于未遂之始此楚之終於楚晉也破楚書一條傳者引  
兩著古人崇本之論而為治者可稽矣○楚書一條傳者引  
古人賤貴德之言所以明不外本內未之意也○雅善一  
句以天性之恩為人情之重不外本者能之矣○仁親一

節鮮秦誓曰若有一个臣秦誓周書篇名若有一个斷斷今

無他技規其心斷也今其誠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休休是易

直好善之意如有容正是狀其心而能容焉言大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技有容何如人有一才一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其心喜而好之甚於口之稱揚寔能容之若已

能容天下之人才不廣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臣

之善如此用之於上不惟能保我子孫使之以利以續而

其利如此人之有技如嫉以惡之而疾惡之人之彥

聖而遠之俾不通人有美德者拂戾寔不能容是下不能容天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始哉用此人而治國不惟引我

民之眾亦將離德而離德矣發明固有其然者但好惡之大莫

大於用人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其人也斷然誠一而技

能之不露其心也休休然易直而恢廓之有容人之有特若

已有之德之人者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天下

數世之利也萬民之福也尚亦有利哉是則有容之人用賢

而利國所謂邦之榮懷其尚一人之慶此則其人之可好者

也夫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厚之俾不通寔不

能容天下有才有德之人者矣人之彥聖而厚之俾不通寔不

民善類之放貽害無窮也流毒下國也亦曰始哉是則媚疾

之入妨資而病國所謂邦之流毒下國也亦曰始哉是則媚疾

惡者主意何者不由用人得失此上好惡一編則其餘皆歸

也雖欲與民同好惡亦不可得矣故傳者專就用一人一事申言

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之意不為無意也此節未有好惡

只是言可好可惡二等人破秦誓一條傳者引秦誓之言明

如化下二節方是好惡也破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若有此



利哉先王極言大臣之急於親賢而有以裕其治也○斷  
止容焉貞不耀才虛能翁善大臣也○其心休二句大臣之  
心以天下為度者也○其心止口出大臣之心虛而已矣○  
人之止口出舉天下之善而樂之誠大臣然也○不啻一  
傳者引言大臣之好善有非言之所能盡也○寔能三句大  
臣能容夫賢則利乎國也○以能二句大臣有此國之善而  
建利國之休也○楚國止利哉大  
賢三引善見所賢所利之各得也

節解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得此承上言唯仁

人必以妨賢病國之人為可惡故而流之逆此謂唯仁人

為能愛人能惡人者好所當好惡所當惡好惡有以公天下

之情非能愛人能惡人乎此發明惟仁人放流之於外不使

安於朝廷之上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君即此惡上之一

端固可以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所謂惟仁人者天下之公在

我一身之私不計於心則明而是非之鑑素定仁則公而愛

惡之情不偏人可好者為能愛之常吉之士勤之以書日之

接是蓋天下之賢而為天下措之仁者無心也人可惡者為

能惡之豕牙之輩不使其與天下措之仁者無心也人可惡者為

天下去之仁者無心也此則主意或有人以中國下補病疾

好惡公之極而能眾矩者也○主意之人既在所棄則有容之

人必在所卒此說亦非是計○結清賢萬邦咸寧良有以也林

甫在唐而流崇宗末景完遇侵衰馴致漁陽之變韓低胃在宋

而朱熹趙汝愚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宋室為之不報元

帝不能用望之退恭頤而卒其漢晉之危是皆好惡一偏所

致也有國家者能以漢唐宋之三君為鑒則唐虞之治可臻

矣於平天破人好惡之正也○此謂二句雖心無徇於私者

於偏也  
節解見賢而不能舉見人之賢可以有用也舉而不能先命  
也徒能卒之而又進留觀見不善而不能退見不善之人而  
退而不能遠過也雖退乎不善而不能遠絕非過乎○若此  
子而表仁者也○此節好人之所惡病疾者人情所惡乃惡  
言知繁知而未情者好人之所好乃好人之性好其所好  
人之所好能容者人情之所好乃好人之性好其所好







孫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孫於紮矩未言紮矩之得(結)有失孫於吾心所言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也(結)天德便可語王道無忠做恕不出先需有是言也忠信者吾心之本也后世若上如下祭漢武非不可語大道也而多欲之私有以亂其天說情經術太宗非不可語大道也而破(破)是故踐仁之私有以失其本此皆外心以求治其可得乎(破)君一條傳者言君子道關乎天下而幾决於天人焉(破)君子有二句君子有平天下之道必本其有盡天下之心(破)泰誓五金大孝既詳言好惡公私之極而必决其得失之機焉

**節鮮生財有大道**欲足國家之用非必外本內未而生之者

**衆**國无遊民是地无遺利人食之者寡朝无倖位是建官惟

不日為之者疾不奪農時是春不妨耕夏**用之者舒**量其所寡乎為之者疾不妨耘為之者非疾乎

所出利用則財恒足矣倉廩實而府庫充非足國之道乎

自此以至終**發明**財亦不必外本內未巧為聚歛蓋自有大

道存焉何列勞力者生其財勞心者食之勢也然其間亦有

衆寡之裁焉而後可論社使民天不受田之家家无不力田

之費而未嘗不虞焉治於人者為財治人者用之勢也然其

間亦有疾徐之等焉而後可行必使百計常得以及事自為

所得以及時而為之疾矣則不可疾也

財之謂度無困急之**主意**此下後中前之意皆在庶幾月

愛財其不恒足乎**主意**此下後中前之意皆在庶幾月

內未以**結**抑考之易曰節以制度个傷

聚財意**結**抑考之易曰節以制度个傷

人公無禁刑亦無食民禮曰費惡其廉

此觀之則財人君誠不可忽矣夫何世降以來昆宣之從政

後民以生桑弘之利秋毫必急而竭架稅陌錢之收建中

有往告賈之親諸軍士有脫巾求糧之變何其重於末而

節鮮仁者以財發身財也民自尊之觀之所謂散財以得民



也 不仁者以身發財 不仁者惟利是 發明 此大惟仁者積而

能散不屬民以自養則黎民壞之而為大君廢帝位而無疲

也非以財發身乎不仁者殖于貨利惟困民而是盡則讓然

之大慘也非以身發財乎破之害也君子止發身傳者於

以長人而獲公利之大效焉。君子止發身傳者於

繁矩必推善御世者有其本而善理財者有其效也

節鮮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 其上好仁不效民財以愛

米力役之征無不樂為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則趨事赴

之供以忠其上者也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 則趨事赴

功終始不怠莫不惟遠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則為君者

之是圖也豈有不終乎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則為君者

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無持出之慮可以長保 發明 然以財

矣。此節言以財發身之效有出於必然者也 發明 然以財

效何如夫上不好仁固無望於下之義矣苟上篤於民之恩

以財者民之心也而不忍其斂以傷其心財者民之命也而

不忍橫征以戕其命則可謂能契矩而好仁矣由是下懷報

主之志悉力而上答也 雖心而自效也蓋曰夏國奉公者

也吾惟盡吾分之所當為者耳而况不好義以忠其上者未

之有也下不好義固無望其事之終矣夫苟好義則凡論

之事皆其所樂為也而惟恐成之或息蓋曰非為吾君若

吾君孰與收功也 雖號令之所未加且將以為已之事矣而

况不終之慮者未之有也 事或不終固無望於大財之聚也

惟好義而事有終則府庫之財皆其所樂為也而惟恐其

之不豐蓋曰非利天下也為天下歲富也雖問而利王

將以為君之財矣而必梓出之慮者未之有也 夫天下利王

者之仁而王者有仁天下之利以財發身之 主意 財發身之

效固如此有天下者豈可不嚴義利之防哉 主意 財發身之

效末有事不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之意但從好義 皮未有一

來言下既好義則上之事可終而上之財亦可保也 皮未有一

大學反言仁者之無不利所以善發身之效也 皮未有一

傳者決上下感應之機所以使人君之盡仁也 皮未有一

傳者言無有效終而不成其 皮未有一

事者以上好仁之所致也 皮未有一

節鮮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又引獻子之言以明不

匹也 士初試為大夫則之馬乘是也食君之祿而享民之

奉雞豚是民之所畜以為利者不當畜之以爭民之利焉 伐

冰之家不畜牛羊 古人用米惟知大夫以上得以行之士則

莫也 祭則取水於牲下所以禦熱使不變也 白乘之家不畜

知大夫俸祿既厚不當畜牛羊以爭財利 白乘之家不畜

白乘之家不畜 白乘之家不畜

白乘之家不畜 白乘之家不畜

白乘之家不畜 白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凡百所用皆民所供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與其奪民之財而為國聚斂寧有盜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傳者釋獻子之言以義為利

牛羊聚斂之臣利也利為利獻子之所惡也此謂為國者

不可察之臣以義為利獻子之所尚也此發明畜馬乘者士初

謂為國者必當不察不畜以義為利焉發明畜馬乘者士初

試為大夫者也釋疏橋而漸鴻鑿之術利即此而在矣故雖

豚畜於民者不之察焉蓋統有肥馬不為不富毋失其時之

利所獲豈何而謂士大夫者所願言見伐米之家與大夫以

上喪系用冰者也光祖考以恩寵之隆利亦即此而在矣故

牛羊畜於民者不之察焉蓋統有肥馬不為不富毋失其時之

之利薄乎云爾而謂大夫者所願言見伐米之家與大夫以

者也粟米布帛之利亦即此而在矣故不畜聚斂之臣

焉蓋祿入萬鍾其富有餘頭會其數之利所損必多而謂百

乘者所願言也君子之心公而忘私與其有聚斂之臣而

傷民之命寧有盜臣即忘己之財獻子之言有如此者豈曰

利非人所欲也亦公義有所不可焉耳此之謂有國者以苟

有利乎君非民之利也而吾亦非有利乎此也苟有利乎民

亦我之利也而實義之所為利也慎辨於茂微而不便於二

已之私志通於天下而安處乎天理之公以義為利焉耳矣

豈敢向義而忘利哉是其為利一也此於其義者君子利之

出於其利者君子弗之利也弗之利則義即在是矣苟非嚴

為之辨鮮有不先利後義主意畜馬乘伐米之家百乘之家

者君子可不重以為戒哉主意三樣人皆平者不畜意用在

此謂上勿入以義為利句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

義理言也下條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以利害言也

破獻子一條大享引古人重義之言而釋以嚴義利之辨也

畜馬四句失夫兩言受大者不可以自足者不必懷民之利也

辨也此謂二句大享釋言為治者在審所利而已矣

有合下一傳者釋治平既示以利之效復明義利之辨

有止之臣大享於有國者示以利所必有而明其不可專焉

節鮮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君長乎國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聚斂之小人盡或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

引導以為之也彼則以此人

家而使之以蓄害並至殊不知財者天之所實民之所欲既

聚斂於國家聚斂而私之於己則必上干天怒而

災至下召民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雖有為善之君子能

怨而禍至治其國者則天災不

治其國者則天災不

治其國者則天災不

治其國者則天災不







